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钟兆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A STUDY ON THE FUNCTION WORDS OF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钟兆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 / 钟兆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5004 - 9486 - 7

I. ①近… II. ①钟… III. ①汉语 - 虚词 - 研究 - 近代
IV. ①H14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146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曲 宁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25

插 页 2

字 数 501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是本人于1989年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申报的一个课题。当时对虚词这一领域，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都知之甚少。所以，起初只提出一个五年的期限。作为科学研究，所需资料是第一位的，白手起家，从第一张卡片做起。只要在“近代”这个范围，资料之收集，也就不避庞杂，不论文言或是白话，书面或是口语，未分主次，兼收并蓄。时空上，从大唐到清代，末了再做到六朝，需要时，再往前做一点儿。经过若干年，资料工作始粗具规模。虽然如此，深感知识浅薄，不自量力。所幸当时身处微妙境遇，没有人管束，也就没有了干扰。自个儿上的独木桥，硬着头皮安心走下去就是了。

工作伊始，商务印书馆张万起先生建议我先做词典。承蒙他的鼓励和张罗，以《近代汉语虚词词典》的选项，在该馆立了个项目。因此，课题的运作，便形成了先词典、后专题的路子。今天回头看，词典先行，有两个好处：通过词典，借以投石问路，比较多地了解近代汉语虚词平面上的真实状况，初步分出轻重主次，即从近代汉语词汇、语法角度看，哪些需着重关注的，都似乎有了些眉目，为下一步工作多了些思想准备；在此基础上，随时有针对性地注意收集相关资料，为本书的撰写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但词典的编辑，耗时费力，整个课题的时限拉长了，实际上后来干脆没了时限，也就有了更多琢磨的工夫。

本书之撰写，始于2000年底。其时，在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四个板块中，拟定了近80个专题。这些条目，就其现状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在此前的汉语研究中人们尚未接触到的；虽有所触及而未曾深入的；相对此前的认识，在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上有所拓展的；在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或解决，都能为汉语历史发展与变化的认识，有所补益。

本书对所涉及问题的探讨，立足于近代汉语，始终以汉语传统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凭借自己掌握的比较丰富的资料，阐释词汇构成与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探讨其历史的使用与变迁，或说明与现代汉语的历史联系。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注重汉语语词本身内在的联系与特点，以求得具体问题

正确的思考与合理的解决。居于这种认识，在叙述中，常常提到词族。

汉语经过几千年的使用与传承，其间有变化、发展与消失。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汉语中的“活化石”，发现近代以至古代同一族群的语词。例如我们以现代汉语介词“连”的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为参照，发现历史上“并”、“和”、“兼”、“带”等具有同一的词汇特性，并根据这一族群所显示的共有的语法特性，定名为“牵涉介词”。又如吕叔湘先生于1943年就指出，“从昆弟假贷”（《史记·司马相如传》）句中的“从”字，和白话的“从”字意思完全不同^①，却与“和”（“和老太太讨去”）、“跟”（“跟人打听”）、“问”（“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②）的语法意义相同。我们后来考知，从宏观上说，它们在汉语历史上同属一个词族，只是“从”、“就”、“向”属于前一个历史层次，而“和”、“问”、“跟”等属于后一个历史层次而已。其中，“向”就有似“活化石”，它从汉代一直使用到现代汉语，通过它可以把两个历史层次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工作，就是语言考古。也就是说，“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这一课题，从一开始就未受“近代”这一概念过多的约束，而是以史的探讨为宗旨，根据研究对象自身的历史状况，灵活处理的。

前面所说，我们常在意于词族在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上所具有的共同特性。我们利用这一特性，可以反过来寻求某些历史语言现象并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比如说，并列连词，从六朝至唐宋时期——除去“与”、“及”较为古老的——经常使用的还有“将”，“泊”，“并”，“兼”，“共”，“同”，“和”等七个，往往都始见于隋、唐，主要在唐。但是，在隋、唐之前都可以见到这些形体的介词用例。按照汉语实词、虚词两个大类的划分，介词和连词都同属虚词。根据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推论，近代汉语历史上，并列连词的近亲是介词，而不是别的。也就是说，并列连词不应当直接从动词或形容词演变而来，应当出自原本已有过某种变化的介词，这才更符合它们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我们认为，在掌握了这种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之后，就可以避免类似在对个别语词（如连词“和”）的研究中出现的把握不定的现象。

我们认为，从古至今，对汉语而言，语气始终是很重要的。除了句子具有语气外，同一语词在使用上也具有不同的语气。不同的语气，就导致词汇意义差别的出现。如“未”，《魏书·韩麒麟传》“卿为著作，仅名奉职，未

① 《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年新一版，第47页。

② 按，《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第六十一回：“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鸱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其中“问”字，庚辰本《石头记》作“和”，《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作“合”。

是良吏也”。《伍子胥变文》“纵使万兵相向，未敌我之一身。”其中“未”表示否定语气。《玄门灵妙记》“公未论事，但问官僚‘见王尊师乎？’”（《太平广记》卷七一“窦玄德”）《通幽记》“汝未虑即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太平广记》卷一三十“窦凝妾”）其中“未”表示禁止语气。又如“无”，曹植《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无若故所欢。”《旧唐书·于志宁传》“至于公主，服是斩袞，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其中“无”表示否定语气。王肃《家诫》“凡为主人饮客，使有酒色而已，无使至醉。”陈鸿《长恨歌传》“太上皇亦不久人间，幸惟自安，无自苦耳。”其中“无”表示禁止语气。我们认为，否定与禁止只是语气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否定。禁止词的概念失于确切。我们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休”和“别”，得到了一种新的认识，也解决了相关的历史疑惑。

诸如上面一些看法，近于几个认识上的总结。汉语实词、虚词两大类，虚词的难点就在“虚”上。许多的词类，要说出个所以然很费劲儿。甚至对某些词，要超出语词构成的一般可能去考虑。

汉语是几千年历史传承下来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通过实词得到充分反映，有时在虚词中也能得到反映。比如，现代汉语使用频率很高的时间副词——“马上”。“马”是动物名词，“上”是方位词，两个构成成分与虚词词义毫不相关，怎么会结合成一个虚词呢？以汉语词汇的构成方式，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翻开历史得知，古人，特别是官员出行，大多以马代步，有要紧事务不能耽搁，在马背上即行办理。例如：

太祖尝使（阮）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鱼氏《典略》）

《续世说》记载房元龄“在秦王府十余年，常典管记，军符府檄，驻马立成”，都是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们生活上有急事也如此，例如：

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斲。（《太平广记》卷二一九“梁新赵鄂”）

诸如白居易《途中寒食》“马上垂鞭愁不语”，《绿窗新话》卷下“使知名者马上奏琵琶以慰悦之”，《艳史》“明夜马上来迎”（十一回），《金瓶梅》“昼夜马上行去”（四八回），《香囊记》“你每马上巡视”（二六出），《古今小说》“乌帽宫袍，马上迎归”（卷二七），这些处在动词谓语和动词短语之前的“马上”，就具有成为时间副词的语法条件。特别明显的是后面几例，办理事务时，求其速达，乃以马为代步，这种行为进行的方式，人们口头上就用“马上”来表达。大概这种意念久而久之，逐渐成为口语习惯，“马上”便成了表达行为状态发生快速变化的副词。这种用法形成于清代末

年。如果此说不算离谱,那么,这个语词就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很难仅从语词构成上去探求明白。现在人们口头上常说的“立马”,是“立刻”、“马上”紧缩而成的,已经在构词上规范化了,谁也不会再去探究其中“马”字与牲畜有什么样的历史瓜葛。然而,这类语词在虚词中并不多见,绝大多数都是有构词规则可循的。

在学术研究中,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是经常碰到的问题。学术讨论是对某一见解提出异议,以寻求得到科学的认识。本人曾经在文章里就提到过,助词“呀”是“啊”的音变说,不符合汉语历史实际。“啦”形成于“了”与“啊”的合音,也是值得质疑的。在个别问题上,如禁止词“别”的来源、格助词“的”之历史音读等问题,本人在王力先生和吕叔湘先生两位先辈的不同意见之间申述自己的看法,都属严肃的学术探讨。两位先生有知,也会首肯的。学术批评,在学术研究中,也是常有的,而且应该纳入学术研究的范围。错误的学术思想,不端的学术作风,不严肃的学术态度,必然导致错误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结论的产生。如某人探源“似的”,明显是在先入为主的思想指导下,臆断汉语比拟助词受阿尔泰影响,搬自蒙古语,以致断言“似”和“也似”始见于元代。从文章的资料根据、论证方法、理论依据乃至结论,都完全违背汉语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批评此类学术行为是学术作风浮躁、急功近利的必然结果,并非所谓“马虎”。这样的学术行为,跟“科学”二字毫不沾边。搞到这种程度,连北都不知在何方,何从探源!面对学术界极个别的此类现象,有学术良知的研究人员,都有责任予以批评。这种批评,同样也是严肃的。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是,国内在近几十年的汉语研究中,内外交流多了,走出去的人多了,带进来的东西也多了,传统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似乎显得有些尴尬,连解决汉语历史本身的问题似乎都显得不怎么管用了。不少人都致力于以某种先进理论,用以解决汉语研究的问题。其实,判断是非并不复杂,那就是看你的结论是不是科学的,即是否合乎汉语实际的。上面提到的某人对比拟助词“似的”之探源,就是一例。再如,太田辰夫氏“呵”的弱化说在国内的时行,也都是如此。对汉语来说,句末语气助词就是那么一个音,口头上有了这个音,人们就要用音同或音近的汉字来描写它,以便在书面上反映它的存在与使用。于是乎我们就经常碰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语气,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形体同时或先后存在。我以为,把语气助词的产生看作是实词弱化或虚化的结果,不符合汉语的历史实际。了解传统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是基础,对外来的理论与方法须要鉴别,对于研究者说来,同样重要,否则,将事与愿违。汉语史的研究者,若摒弃传统语言学,必将带来负

面的结果。本书的撰写，充分地根据汉语的特点，运用汉语音韵学、传统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以期得出经得起推敲的结论。惟其如此，本书的撰写与表达的方式，都显得不甚入时。但我相信，其中绝大多数的结论是言之成理的，会被多数同行所接受。同时，也欢迎同行们的批评与指正。

汉语史的研究，就词汇、语法而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才能做好，而最主要的是资料工作。诚如吕叔湘先生 1983 年所说，“资料工作做好了，近代汉语的研究就有了扎实的基础。”^① 我以为，现在恐怕还是这个问题。吕叔湘先生生前曾希望有一部能够与《现代汉语词典》平起平坐的《近代汉语词典》。鄙人理解，这是当初吕先生组建近代汉语研究室的目标之一。毋庸讳言，要编纂这样一部词典，更要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但愿吕先生的愿望实现有日！

钟兆华

二〇〇七年七月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① 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吕序。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副词	(1)
第一节 时间副词“忆昔”	(1)
第二节 时间副词“已经”	(10)
第三节 时间副词“新来”	(19)
第四节 方式副词“共相”	(25)
第五节 程度副词“益”	(34)
第六节 否定副词“别”	(42)
第七节 否定副词“休”	(51)
第八节 疑问副词“何忽”	(61)
第九节 疑问副词“还”	(70)
第十节 疑问副词“将非”	(77)
第二章 连词	(86)
第一节 并列连词“和”	(86)
第二节 并列连词“并”	(92)
第三节 并列连词“泊”	(101)
第四节 并列连词“兼”	(107)
第五节 并列连词“将”	(113)
第六节 并列连词“共”	(119)
第七节 并列连词“同”	(124)
第八节 进层连词“兼”	(129)
第九节 进层连词“仍”	(137)
第十节 假设连词“若还”	(143)
第十一节 假设连词“必若”	(150)
第十二节 假设连词“忽然”	(156)
第十三节 假设连词“要”	(163)
第十四节 让步连词“假使”	(169)
第十五节 让步连词“假饶”	(176)

第十六节	让步连词“就是”	(183)
第十七节	让步连词“便”	(190)
第十八节	选择连词“将”	(196)
第十九节	选择连词“为”	(204)
第二十节	选择连词“还”	(214)
第三章	介词	(224)
第一节	时间介词“经”	(224)
第二节	方所介词“就”	(228)
第三节	方所介词“望”	(237)
第四节	方所介词“往”	(245)
第五节	方所介词“在”	(253)
第六节	对象介词“从”	(259)
第七节	对象介词“就”	(267)
第八节	对象介词“问”	(275)
第九节	牵涉介词“连”	(282)
第十节	牵涉介词“和”	(290)
第十一节	牵涉介词“并”	(298)
第四章	助词	(308)
第一节	语气助词“吗”	(308)
第二节	语气助词“呀”	(320)
第三节	语气助词“啊”	(333)
第四节	语气助词“哪”	(346)
第五节	语气助词“者”	(357)
第六节	语气助词“咱”	(368)
第七节	动态助词“讠”	(377)
第八节	动态助词“定”	(386)
第九节	比拟助词“似的”	(393)
第十节	格助词“的”	(411)
后记		(427)

第一章 副 词

第一节 时间副词“忆昔”

“忆昔”，在汉语的历史资料里，我们有许多的例证，说明它具有独特的词汇意义，那就是在时间概念上与“今”相对，表示“从前”或“过去”。本节讨论“忆昔”的词汇意义、它的构成以及汉语史上的使用情况。

（一）看到“忆昔”，很容易被读作动补结构。事实证明，这种解读，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与句子的意思不协调。例如：

- （1）忆昔尧为天，十日烧九州。金烁水银流，玉燔丹砂焦。（卢仝《月蚀诗》）
- （2）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特每思泉。（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诗）
- （3）忆昔楚王宫，玉楼妆粉红。纤腰弄明月，长袖舞春风。（刘希夷《春女行》）
- （4）征人歌古曲，携手上河梁。李陵死别处，宦杳玄冥乡。忆昔从此路，连年征鬼方。（鲍溶《苦哉远征人》诗）
- （5）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令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复一弹，愿作流泉镇相续。（李冶《从萧叔子听琴赋得三峡流泉歌》）

据《琴集》云，《三峡流泉》，晋阮咸所作也。

以上五例，均出自唐人之手。诚然，作者在他们的人生中没有过“十日烧九州”、“永嘉之乱”那样的实际经历。因此，在这里，把“忆”读作回忆或思念，于情理有悖。这样的用例时常能够碰到。如：

- （6）出门望终古，独立悲且歌。忆昔鲁仲尼，悽悽此经过。众人不可向，伐树将如何。（高适《宋中十首》之六）
- （7）忆昔西施人未求，浣纱曾向此溪头。（施肩吾《越西怀古》诗）
- （8）忆昔吴王在宫阙，馆娃满眼看花发。舞袖朝欺陌上春，歌声夜怨江边月。（李嘉祐《伤吴中》诗）
- （9）忆昔与项王，契阔时未伸。鸿门既薄蚀，荥阳亦蒙尘。（王珪《咏

汉高祖》诗)

(10) 忆昔刘、项起义争雄，三尺白刃，博（拔）乱中原。（《汉将王陵变》）

(11) 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苏轼《石鼓》诗）

(12) 忆昔龙飞光武。怅当年、故人何许。羊裘自贵，龙章难换，不如归去。（葛立方《水龙吟·游钓台作》词）

(13) 忆昔采诗周太史，不间小夫并贱吏。（刘宰《运河行》）

上面用例中的“忆昔”，离说话者所生活的年代太远了，说话者都未能经历其事。从事理上或情理上说，作者无从“回忆”那些遥远的史实。因此，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把“忆昔”泛泛地读作“从前”、“往昔”那样的时间概念，那么这些用例的解释就文从字顺了。

（二）在汉语里，作为表示“往昔”一类的词，在使用上都常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今”、“昔”对举，形成一种句子的格式，或语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段落结构的一种形式。如：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陶渊明《拟挽歌辞》之二）

昔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庾信《伤王司徒褒》诗）

我昔孩提从我兄，我今衰白尔初成。（元稹《寒食日毛空路示姪晦及从简》诗）

昔在西州，纵猎甚乐，今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者？（《资治通鉴·唐纪高宗调露元年》）

自昔多诗句，而今几许存。（梅尧臣《吊矿坑惠灯上人》诗）

如果我们认为上述表示时间上“今”、“昔”对举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句子的格式，甚至段落构成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这一表达方式了解“忆昔”所具有的词义特性。比如，明代有句签诀说：

忆昔兰房分半钗，而今忽把信音乖。（《醒世姻缘传》五二回）

与“而今”相对举的这个“忆昔”，就是一个时间副词，表示当初或过去。它是一个词的形体，不能再加分割。这样的用例很多，我们略举例于后。

(14) 忆昔传游豫，楼船壮横汾。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诗）

(15) 忆昔与帝同队游戏，情受甚于同气；今陛下富有四海，令人钦服。（韩偓《海山记》）

(16) 忆昔艰难际，生逢历数屯。……今虽逢圣旦，止愿作良臣。（李廌《颜鲁公祠堂诗》）

- (17) 忆昔周室衰，周人咏《黍离》。君今饷我黍，为赋《黍离》诗。
(元·李俊民《毋应之饷黍》诗)
- (18) 忆昔联床风雨，叹今彼各天涯。(《西厢记》二本楔子)
- (19) 忆昔淮南儿孙布地，猗欤盛欤，不可及矣；今观先生渊流更长，悠也久也，何可当哉！（李贽《焚书·王龙谿先生告文》）
- (20) 忆昔相期，使我悠悠注想兮；俯今过矣，教人种种暗猜疑。(《盐梅记》二八出〔驻马听〕)

以上数例，说话时的时间都以单音节“今”来表示的。唐宋以来，以“今”为主要构成成分的双音节词增多，与“忆昔”相配搭使用所形成的格式也更多。例如：

甲，“忆昔……今来……”式。

- (21) 忆昔千秋节，欢娱万国同。今来六亲远，此日一悲风。（戎昱《八月十五日》诗）
- (22) 忆昔几游集，今来倍叹伤。（温庭筠《经李处士杜城别业》诗）
- “今来”泛指诸如“今日”或“如今”。在此类用法当中，唐宋间更多的是用“今日”与“忆昔”相对举使用。

乙，“忆昔……而今……”式。

- (23) 忆昔故人为同伴。而今怎奈成疏间。水远山长无计见。（杨无咎《渔家傲》词）
- (24) 忆昔俱年少。向斯晨、登高怀古，赋诗舒啸。……元子寄奴曾富贵，到而今、一一消磨了。君不乐，后人笑。（刘克庄《贺新郎·己未九日同季弟子姪饮仓部》词）
- (25) 忆昔游方日，获得二种物。一是金刚链，一是千圣骨。……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掷下金刚链，击碎千圣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五灯会元》卷十九大洸法泰禅师）

丙，“忆昔……如今……”式。

- (26) 忆昔私家恣娇小，远取珍禽学驯扰。如今沦弃念故乡，悔不当初放林表。（刘商《胡笳十八拍·第八拍》）
- (27) 忆昔当年栽柳时，新芽茁茁嫌生迟。如今婉转稊着地，常向绿阴劳梦思。（崔珣《门前柳》诗）
- (28) 忆昔舜耕历山鸟为耘，如今老鸦种麦更辛勤。（苏轼《鸦种麦行》）
- (29) 忆昔上林花发时，黄蜂撩乱蝶参差。如今花落枯枝在，付与秋虫挂网丝。（明·刘基《忆昔》诗）

丁,“忆昔……至今……”式。

(30) 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徒然咨嗟抚遗迹,至今梦想仍犹佐。(杜甫《忆昔行》)

(31) 忆昔胡兵围未解,感得此神天上下。至今云旗图我形,为君一顾烟尘清。(皎然《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

(32) 忆昔在昭阳,舞衣红绶带,绣鸳鸯。至今犹惹御炉香,魂梦断,愁听漏更长。(薛昭蕴《小重山》词)

(33) 忆昔面前当一箭,至今犹是骨毛寒。(《济颠语录》)

(34) 忆昔绿衣环几舄,于今清血洒樽杯。(陈舜俞《挽刘夫人词》)

例(34)“于今”,意同“至今”。

我们认为,上述各式例句中的“忆昔”,是应当看作表示过去的时间的。除此之外,如“忆昔西游两鬓青,即今镜里雪千茎”(陆游《忆昔》诗)之类,都是相同的使用形式。“忆昔”在这类的句式里,都表示过去的时间,不应当读作动补结构。^①

“忆昔”表示过去的时间,它可以是很古远的过去;也可以是对说话人而言是较近的过去,都是说话人所经历的某一时期;也可以泛指说话“如今”、“至今”以前的或远或近的时间;当然,也可以指特定的过去某时。如此等等,有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从前”、“以前”,所指称的时间范围很广。

(三) 我们前面解释了“忆昔”所含的基本意义及使用情况。作为时间副词的“忆昔”,其构成成分中的“昔”,为人们所普遍熟悉,不必赘述。我们这里所要解释的,是“忆昔”构成成分之一的“忆”。

在汉语里,某一个词的使用过程中,往往会有几个相关的形体同时或先后存在,因而形成一个词族。这种现象的存在,为我们认识其中相关的有关成分,提供了思考的空间,有益于问题的探讨与解决。要了解“忆”,我们也可以从此入手,加以探讨。

(35) 久之,世祖访颖于群臣曰:“往忆邢颖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对曰:“颖卧疾在家。”世祖遣太医驰驿就疗。(《魏书·邢峦传》)

在这一段话中,我们着重于世祖的问话,而其中又着重于“往忆”。从句意前后对照看,“往”、“忆”都是相对于“今”而言,不同的只是,前

^① 有时在篇幅较长的诗文里,“忆昔”与“今”之间相隔较远,使人容易忽略是对举使用的形式,因而误把“忆昔”当作动词结构看待。如《汉语大词典》“忆”^③“回忆”所举韩愈《送侯参谋赴河中幕》诗例,即属此类。

者是复合体，而后者是单音节。据文意，在这里，只能是“忆”犹“往”，犹“昔”。“忆”、“往”同义，把“往忆”看作是个同义复合词，是唯一合适的诠释。

然而，汉语历史文献上，尚查找不到对“忆”的这种解释。不仅如此，适于这种解释的“往忆”，也尚难见到。但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

(36) 忆向宣华夜依栏，花光妍暖月光寒。如今塌飒嫌风露，且只铜瓶满插看。(范成大《赏海棠二绝》诗)

(37) 忆向城南共说诗，山民与我定相随。如今独来还独往，此恨除君人不知。(翁卷《悼旧呈赵紫芝》诗)

例(36)、例(37)的“忆向”，都与“如今”相偶，犹如“今”、“昔”之对举使用。二例的“忆向”，犹如“往忆”，也是个同义复合词。显然，其中的“忆”，也犹“往”，犹“昔”，在这里不宜读作动词。

在汉语史上，还有一个同类的复合词，使用得比较频繁，那就是“忆昨”。“昨”用以泛指过去的时间。如：“实迷途而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归去来辞》)。“忆”、“昨”同义，因而也可以结合成双音节词，犹如“往忆”、“忆向”一样，用以表示过去的时间^①。例如：

(38) 忆昨经过处，离今二十年。(沈佺期《少游荆湘因有是题》诗)

(39) 忆昨犹儿童，今来抱青紫。(高适《酬秘书弟兼寄幕下诸公》诗)

(40) 忆昨狂催走，无时病去忧。即今千种恨，惟共水东流。(杜甫《忆弟》诗)

(41) 上善若水任方圆，忆昨好之今弃捐。(顾况《宜城放琴客歌》)

(42) 忆昨别离日，桐花覆井栏。今来思君时，白露盈阶溥。(贾至《寓言》诗)

“忆昨”在唐代的诗文中使用得较频繁，宋代仍然可以见到。例如：

(43) 忆昨曾将明使指，轻车踏遍东城。重来游戏拥双旌。江山皆故部，英俊尽门生。(姚述尧《临江仙·送使君刘显谟归三衢》词)

(44) 忆昨初为海上行，日斜来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王安石《铁幢浦》诗)

(45) 忆昨同君访月林，几年相别到于今。(戴复古《滕审言相遇话旧》

^① 偶尔也说“昨忆”。杜甫《青阳峡》诗：“昨忆踰陇坂，高丘视吴岳。”《九家集注杜诗》引赵彦材云：“见青阳峡之高乃思往昔所见以譬之也。”可资参证。

诗)

我们认为,“往忆”、“忆向”、“忆昨”、“忆昔”都是表示往昔意义的一族时间副词。它们都是通过同义复合形成的复音词。其构成成分的“忆”,与“往”、“昔”、“向”、“昨”词义相同。原则上说,同义复合词的每一个构成成分都能够独立使用,否则无所谓复合之说。“忆”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忆”的部分用例。

(46) 忆作千金子,宁知九逝魂。……今成转蓬去,叹息复何言。(陈子昂《宿空舛峡青树村浦》诗)

(47) 忆与君别年,种桃齐蛾眉。桃今百余尺,花落成枯枝。(李白《独不见》诗)

(48)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杜甫《百忧集行》)

例出《九家集注杜诗》卷七。“忆年”句后有注语云:“年”一作“昔”。

(49) 忆作儿童随伯氏,南来今只一身存。(韩愈《过始兴江口感怀》诗)

(50) 忆在江南日,同游三月时。……如今各千里,无计得相随。(张籍《寄友人》诗)

(51) 忆始识君时,爱君世缘薄。我亦吏王畿,不为名利着。……今来各何在,老去随所托。(白居易《寄王质夫》诗)

(52) 忆就江僧乞,和烟得一茎。剪黄憎旧本,科绿惜新生。(齐己《和孙支使惠示院中庭竹之什》诗)

作者说,以前向江僧乞得一茎竹,种在庭院里,现在新生成丛。

(53) 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为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崖足风雨。更将斑毳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玄怪录》卷三“黄志忠”)

按,故事中的严四,即是仙子含质,从紫府被谴谪下界为虎。文中所说“忆……在仙都”,与诗中所云“昔为仙子”,实同指一事。“忆”、“昔”,为同义互文。

以上数例,都是唐人的用例。直到宋、元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忆”的用例。例如:

(54) 忆共庭兰倚砌栽,柔条轻吹独依隈。自知佳节终堪赏,为惜流光

未忍开。(徐铉《和张少监晚菊》诗)

对秋而言,春、夏已是过去的时光,所以用“忆”。

(55) 冷蕊暗香空旖旎。也应是、春来憔悴。风度将谁比。忆曾插向香罗口。(赵鼎《惜双双·梅》词)

(56) 忆曾把酒泛湘漓,茉莉球边擘荔枝。一笑相逢双玉树,花香如梦鬓如丝。(范成大《再赋茉莉二绝》诗)

(57) 忆汝娶妇时,曾借资圣寺钱,今本处伽蓝神遣人押长老来索取,可急买纸钱烧与之。(《夷坚支志》甲集卷六“资圣土地”)

(58) 忆见堤边种柳初,重来高树满东湖。交游大半入鬼录,歌醉一时逢酒徒。(戴复古《豫章东湖感旧》诗)

(59) 白发飘萧寄短篷,春深杯酒忆曾同。……故人别后遥相望,夜夜空随斗柄东。(元·贡师泰《风泾舟中》诗)

以上所举“忆”表示“往昔”的用例,主要见于唐代,宋代为其次,元以后就很难见到了。然而“忆”之起始使用,似乎还要更早些。作出这种推测的依据,是双音节的“忆昔”出现得很早。

(四) 唐代之前,作时间副词使用的“忆”,我们得到的用例并不多,但很重要。有了读如“昔”的“忆”,我们前面提到的“忆向”、“往忆”、“忆昨”等,才有了认定它们为复合结构的根据。有了这些同义复合词的存在,我们据以认定“忆昔”的词性,就有了实在的佐证。

我们在前面的论述过程中所引用的几乎所有的例句中,都出自唐代以后,唯一例(35)“往忆”出自《魏书》。这就是说,副词“忆”的使用,在时间上应当不晚于南北朝。但是,我们得到的用例只是个别的。例如:

(60) 吾尝忆与夫人共登玄陇朔野及曜真之山视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请太上隐书。(《汉武帝内传》)

据《四库全书提要》考证,《汉武帝内传》原题班固撰,根据不足,可能是魏晋间文士所为。据此,“忆”之用同“昔”,已见于魏晋。

(61)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五)

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集》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都在“我”下有校语云:“曾本云,一作为,又作昔。苏写本云,一作昔。”如果是“昔”,那么“忆昔”复合使用,“忆”的词性自不待言。就是“忆”单独使用,以时间副词解读,语意同样通顺。更主要的是,在晋代它已不是孤证。例如:

(62) 可怜司马公,作性甚温良。忆昔水边戏,使我不能忘。(《司马休